

名家讲堂

作品赏析

我眼里的短篇小说

六月

□耿广捷



刘庆邦,1951年生于河南沈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代表作品有《神木》《断层》《走窑汉》《哑炮》等。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老舍文学奖、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刘庆邦

我对写短篇的要求“三不放过”:不放过每一句话,不放过每一个字,不放过每一个标点,对字字句句都要进行推敲。如果你开始写,你最想表达的情感、你最真挚的情感、不吐不快的感情,不妨把这些情感表达出来,给它们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就是一个故事的形式,那就行了。语言要朴实再朴实,自然再自然。

语言的表达一共三种状态:不及、正好、太过。不及就是没有达到,情感没有表达出来。太过就是太夸张了。这种毛病犯得比较多。我要求大家“中”,所谓中庸之道,这个“中”就是正好、正合适,这就是沈从文先生说的正好,不多不少、不胖不瘦、不高不低,这就是正好。一开始写往往容易用力太过,很容易很夸张。不要太用力,就完全是心平气和的,用最恰当的语言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

怎么才能把细节写细呢?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细节心灵化,赋予细节心灵化的过程。世界上什么最细?海明威说:什么最广阔?他拿天、地、海洋这几个来相比,最后说人心最广阔。我现在的来说什么最细,我认为不是毫米,不是微米,也不是纳米,人心最细,比纳米还要细。所以,我们要把细节写充分,就必须把它心灵化。我比较喜欢王安忆的小说,她把一个细节能写好几页。她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心灵化的过程,在心灵化的过程当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找到我们自己的真心,也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和自己的心结合起来。

我的作品《鞋》写钟情之美,写一种我们老家订婚之后的仪式,就是女孩子要给未婚夫做一双鞋,做鞋是非常重要的事,对女孩来说,是非常大的考验,一个就是考验你的针线活,更要考验你做鞋的一个虔诚程度。所以说这个姑娘对做鞋非常重视,这个就体现在一针一线上,要千针万线一丝不苟。小说有很多的细节,来描写这个过程,比如说这个鞋底子,要拉出很多花样。我们知道这个做鞋子要做出很多花型,有对等的、有梅花形的、有枣花型的,具体什么花样,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我大姐她们都会,她们有一点空就做这些针线活,我知道这些细节。这个姑娘,她做一个枣花型,因为这是四月春深,枣花开得正盛。我细细地用工笔把这个枣花描绘了一番,这个枣花呢,是显绿不显白,白也是绿,绿也是白的一种枣花。它看着是不争不抢的,又很独立,枝头诞生了这个枣花,蜜蜂嗡嗡地围着转,有这个蜜蜂,你就知道枣花是何等的淳朴、醇香、美好。

然后姑娘就看看枣花,也就把一个枣花搬到鞋底上,那么

接着呢,又一朵一朵地纳在鞋底子上。表面上看是纳鞋底子,其实写人的,是拟人化的一种写法。是把这个姑娘比喻成枣花,是这么个意思。这样写出的这个小说,发表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副主编秦万里写了一个点评,题目就叫《细节的魅力》,他一下子就注意到了细节的魅力。他说最终让人称道的是小说的细节,纳在鞋底上的细密针脚,以精细的笔触描绘出一个少女的柔情,朴实的姑娘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懂得卿卿我我的游戏,而通过普通的做鞋,看到她的全部幻想和恋情,看她身上所散发出的动情的生命气息,就像她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作品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靠的就是细节的魅力。

我的短篇小说没什么新奇的,不过都是一个个故事形态。构不成故事形态的,我不会动笔写。一旦动笔写了,我竭尽全力也要把它写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故事。现成的故事少而又少,它也不是新闻意义和民间传说意义上的故事,而是小说意义上的故事。它多是虚构出来的,是在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辟一条新路,一步一步抵达新的天地。抵达新的天地后仍不满足,还要向更广阔的远方眺望。

我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在厂上当工人,完全是为了吸引女朋友,表达一种爱意,我就蒙着写了第一篇小说。写完,小说没地方发表,女朋友看了说:“不错,好。”就放到那,放了6年以后,1978年我拿出来就发表了。发表就说明路子走对了,也就是说没有胡编乱造,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体验。

我们这一代作家赶上了国泰民安的好时候,写作时间长一些。长时间持续写作,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既考验我们的写作欲望和意志力,也考验我们的写作资源。怎么办?没有别的路径可走,我们只有到生活中去,不断向生活学习。我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热爱现实,对现实生活一直抱有兴致勃勃的热情。前世和来世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源于一种想象。不管往前想象,还是往后想象,想象的基础还是今生,还是现实。我的想象离不开脚下的土地,离不开我的经历。加上我的小说本来就是写实的、及物的,是严格按照日常生活的逻辑推动的,怎么能脱离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人生经验呢?

中国的汉字根源深、诗性强,变化无穷。用汉字写出来的短篇小说讲究味道、气韵,注重感情的饱满。我觉得中国的汉字是有生命的,几千年来,我们祖祖辈辈地用。从创造出来开始,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的底蕴是很厚的,根是很深的,我们真是应该了解它,对它的词根来历,真正得了解它,然后才能用。用这些字的时候,我是怀着敬畏之心,生怕哪个字用的不是地方,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推敲。

我们的写作总是要对素材挑挑拣拣。任何写作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捡到篮里就是菜。如果说记忆是第一次选择,写作的过程要进行第二次选择。这第二次选择,是清醒的、主动的,也是主观的。主观是虚的,从客观到主观的过程,就是从实到虚的过程。我们的写作总是离不开感情。不管任何门类的艺术作品,都是用来感人的,情感之美是艺术之美的核心。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所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情绪,都是虚的东西。我们只有捕捉到虚的东西,才能升华艺术,超越地域和种族,为全人类所共享。我们的写作总需要有思想的引导。

作品的质量取决于情感的质量,情感的质量又取决于思想的质量,没有思想的引导和提升,情感可能是肤浅的、苍白的。作品的高下之分,很大程度上是思想的高下之分。思想是抽象的,虚而又虚。凡是好的作品,其中所包含的虚的东西就越多、越深刻。我们的写作总得使用文字。文字看似实的东西,其实也是虚的东西。因为文字是一种符号,它已经把实的东西虚化了。比如我们写一朵花,它并不等同于长在路边的一朵花,它是我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一朵花,是生长于心的一朵花。

芒种和端午是兄弟
前脚撵着后脚
赶着乡亲们急慌慌地走
这时节
男人们更多关注天气和收成
女人在集市上
问询粽叶 红枣 和糯米的价格
每个摊位都不放过
一台现代度量衡
称不出到底
孰轻孰重

春天早已隐姓埋名
夏日开始飞扬跋扈
田里的大部队
正在等待开镰的集结号
或者一道粽子的香气
土腥味乡愁在时间简史里
酝酿的秘密
就要被嚎叫着的一根麦芒
锋利地刺破

麦田里整齐的一行行汉字
平仄成的不是唐诗
而是楚辞
《天问》里的标点
也即将变成一粒粒量词
和屈夫子一道
汇入
收获的汨罗江

这首小诗有写实,也有写虚,虚实相间,勾画出一副即将收获的乡村画卷。此刻,乡村集市上的热闹,和隐姓埋名在城市间的乡愁成正比。这是诗人的乡愁,也是对乡亲的祝福。端午节别称有多种,其中一个叫诗歌节。我们把它当作这个诗歌节里,诗人对乡村的回眸和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吧。(点评 高英英)

蕙的风

□小玉

五月的风
甜
草莓樱桃杏
芬芳氤氲

五月的风
甜
街头恋人相盼
公园里孩子飞奔

五月的风
甜
青果
像恋人的眼
亮眼晴
毛眼睛
枝叶间若星若朦

五月 五月……

《蕙的风》是现代诗人汪静之于1921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是一首颇具象征意义的爱情诗歌,呈现了诗人对爱情的热烈剖白。小玉的这首《蕙的风》突出了一个“甜”字,全诗凝练、跳跃,让整个五月溢满了幸福和甜蜜。(点评 文轩)

文化·讲堂

施施然诗集分享会在石举行

本报讯 6月29日,首届石家庄作家高级研修班特约辅导老师施施然诗集《隐身飞行》分享朗诵会,在石家庄呈明书店举办。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建周担任学术主持,河北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诗人胡茗茗担任朗诵会主持。

施施然曾获中国十大女诗人奖、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第六届中国长诗奖等奖项。《隐身飞行》是她出版的第五部诗集,出版后受到读者喜爱,这是第二次印刷上市。

著名诗人、中国诗歌学会驻会副会长刘向东称,施施然的诗观,从大处着眼,勇于跨界,把万事万物纳入诗的视野,并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的判断,用散点透视,冲破固有的诗歌边界,处理那些介乎诗歌与人之间以及诗歌与别的艺术之间的东西,运用特殊的语言方式,凝聚具有内在诗歌品质的篇章。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河北作协副主席、河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李浩表示,这部《隐身飞行》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阅读,即便没有诗歌阅读和写作经验的人,也可以轻松地读进去。

在朗诵环节,石家庄广播电视台制片人王在勇等十余位嘉宾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书中部分作品。河北经贸大学的马晋然和张祎姿两位同学也上台朗诵了自己喜欢的诗歌,感觉收获颇多。

阅读推广人武小森表示,《隐身飞行》分享会体现了温馨、充盈、轻松、幽默、诗意盎然,它的温度和能量,它的形式和内涵,它在学术的争鸣上和艺术的多元呈现上,甚至包括学术探讨阶段主持人的不落俗套,朗诵阶段主持人的上座和两位青年读者被吸引后的突然跃入,实际严重超时,现场却没有参与者感觉到冗长,反而依依不舍。



扫描二维码加“燕赵晚报”公众号发送“培训”报名。

文学培训招生邮箱 715093303@qq.com